



馬肉風波席捲歐洲

知識探究

馬匹被馴化成家畜大約是在西元前4000-3000年，馬具有強大的被利用能量，速力倍受人類的重視。馬匹作為得力的使役工具，主要被用於騎乘和運輸上。特別是，由於它有驚人的快跑能力和完成重力勞動的優點，能夠擴大人們活動範圍。另外，隨着人與馬的廣泛接觸，馬逐漸在人類社會的軍事、農業和交通運輸等領域裡被重用。19世紀，吃馬肉在歐洲很普遍，包括英國。一些國家的政府甚至對屠宰馬和加工馬肉實行許可證制度；在法國、比利時、中亞和南美，馬肉上餐桌並非罕見，可以說是大眾美味。

最嚴重的食安危機

近來，馬肉醜聞席捲歐洲，波及國家達16個之多，可以說是自瘋牛病以來歐洲發生的最嚴重的食品安全危機。總結原因如下：

1. 質疑歐盟食品安全標準：食用馬肉是否構成健康風險。
2. 全世界最嚴格的安全標準使歐洲人引以為豪，現在這種自豪感遭受了沉重打擊。
3. 偷標換柱，不如實標註，屬於對消費者的欺詐行為不可原諒，公眾知情權被侵犯、信任受傷害，隱形損失短期難以彌補。

4. 歐洲債務危機的縮影。由於歐洲經濟普遍陷於金融困境，導致民衆購買力大幅下降；為獲得更高利潤，有些供應商以馬肉充牛肉。

5. 全球化時代，如何監管複雜的食品產業鏈，其跨越諸多國家，使不法分子有機可乘，更何況還存在缺乏監管的地下產業鏈。

例如在下面的產業鏈中，很難說是哪個環節出問題：

英國超市冷凍意大利千層麵和牛肉漢堡，由法國食品商提供、指派下轄盧森堡食品廠加工、向法國某肉食廠訂購牛肉、訂單轉給塞浦路斯分包商、找荷蘭貿易公司進貨、到羅馬尼亞的屠宰場採購牛肉、羅馬尼亞禁止馬匹上路、大量馬匹被送進了屠宰場。

實際上在是次馬肉風波中，似乎在歐洲只有英國人大為緊張。民調顯示，31%的英國成年受訪者已不再吃任何熟食肉製品，7%的人則不再吃任何肉類。這項民調在總結了對超過2000名受訪者的調查數據後指出，有比率的英國居民認為，現在市面上提供的肉類商品存在污染問題，他們不敢輕易消費。英國人對馬肉心懷戒懼，理由大致如下：

1. 羅馬天主教會早在西元8世紀就頒布了食用馬肉的禁令。
2. 中世紀，北歐居民對熱量更高、脂肪含量更厚實的牛肉更為青睞，馬奶的脂肪含量僅是牛奶的1/3，吃牛肉會讓人更有力量，更強壯，精力更充沛。



▲馬肉醜聞席捲歐洲16個國家

3. 馬和牛消化系統不同，養牛更划算。調查顯示，馬吃的食物要比牛多63%。
4. 在世界文明史上，馬作為交通工具，對人類影響很大，許多文化將馬視為夥伴，認為吃馬肉是忌諱，尤其是英國人。
5. 根據英國古老的禁忌，不可食用被人類視為寵物、夥伴，及體育和戰爭英雄的动物。
6. 瘋牛病和口蹄疫動搖了人們對英國畜群的信心。
7. 英國人喜歡吃牛肉，對牛肉摻入馬肉特別討厭（其他歐洲國家吃多種肉食，包括內臟）。
8. 近年英國媒體、BBC、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根據英國古老的禁忌，不可食用被人類視為寵物和體育的动物

議會及政客個人醜聞不斷被曝光，這不是馬肉醜聞，這是商品標籤醜聞。

9. 體現英國根深蒂固的等級差異。富人買得起昂貴的鮮切肉，而嘲笑買不起鮮肉的大眾。

10. 馬是一種高貴的动物，所以不能吃馬肉，這樣我們就抬高了自已，讓我們顯得比那些吃馬肉像吃兔肉一樣的人要優越。

在全球化時代，食品安全問題已超越國界，成為世界公共問題，引發全球性的廣泛討論。對於確保食品安全而言，完備的檢測措施固然重要，但如果若缺了對食品檢測措施的管理和監督，確保食品安全就成了空話。

于敏霞

勿以政治掩蓋專業

我教通識

通識科試題一出，媒體焦點集中在兩條政治性的題目上：卷一第2題，問及「拉布」；卷二第2題，觸及六四事件。傳媒和不少受訪老師對如此命題，可謂既讚又彈。讚，則讚賞考評局不避政治，敢於用敏感的議題來出題。彈，則擔心這類題目層次較高，學生未必有足夠的知識拿掙作答。

這種又讚又彈的態度，本身就是矛盾的。通識教育科作為基礎教育的必修必考學科，首先考慮的應該是教育專業角度，而非政治。一門學科到底應該教什麼、考什麼，首先考慮的應該是課程內容是否與學生的身心發展相適應，既不應滯後而浪費時間，也不應超前而揠苗助長。即使這門學科的課程包含了政治性的內容，也應該從教育專業的角度來衡量這些政治性內容是否合宜，而非用政治審查式的態度來拷問有沒有考這、有沒有考那。

政治內容是否合宜

讀者可能質疑，筆者所說的「滯後」和「超前」，說是這樣說，但如何具體區分？就用本次

考試這兩條題目為例：「拉布」一題，涉及立法會議事和表決程序，是非常技術性的知識。問題是，第一，通識教育科的課程指引有明確提及要教授這些知識嗎？沒有。

第二，可用的教學時間足夠嗎？通識科有六個單元，平均每單元只有一個學期的教學時間。而香港單元包括生活素質、政治參與和身份認同三部分，細分下來，每個部分只有一個月左右時間教學。

如果連「拉布」這樣技術細節的知識都要教授的話，那麼要教的範圍未免太大了。「佔領中環」涉及簡易程序檢控等刑事法律，是不是都要教？立法行政關係長期不和，是否又要將政府提出法案、立法會一讀二讀三讀和委員會審擬的行政立法程序也教授一次？香港單元如此，那麼中國單元呢？是不是要將人大立法程序、黨和政府分工等程序性知識也教授一次？那麼全球化單元呢？聯合國的決策機制是不是要教？WTO、世衛等決策機制要不要教？如果所有技術性細節的知識都要教的話，可以說無窮無盡！別說課時不足，就算課時足夠，讓十八九歲的學生學習這麼多技術性資料，有多大的教育價值和意義？

「六四」一題，如果從應試技巧來說，其實這一題並不難作答。因為考生不用深入了解題目資料所提及的「六四」等事件，一樣可以有效作

答。不少傳媒和一些關心政治多於關心教育的教師對這題充滿讚賞，認為考評局不避敏感。我對這一題也充滿讚賞，但背後理由完全有別於傳媒和其他老師。敏感與否，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教育的標準。如果考評局因為某議題敏感而不敢命題，固然是政治凌駕於教育。同樣道理，如果考評局用出「六四」題目來自示清白和不避政治敏感，其實這種心態一樣是政治凌駕於教育，一樣是被政治騎劫，變成如伊索寓言的「父子騎驢」那般進退兩難。

考核目的符合目標

我之所以讚許考評局出的這條題目，是因為出題者的考核目的非常清晰和符合課程目標：題目是問包括紀念六四在內的各種香港人參與的關心國家的事件，反映影響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因素是什麼。題目是要求考生能夠指出和說明「什麼因素」影響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是一種因素分析。題目不是問考生應該如何看待六四事件。傳媒有意無意間，把出題者的重點誤作後者了。

注意！筆者並不是說「六四」事件不能用作命題，我要強調的是，如果用作命題，請提供明確的指引（例如明確指明要求掌握，而非要教師參透要教不要教的天書式的「指引」）、足夠的課時，以及充分的教學材料，而非聽任主流傳媒主導的所謂新聞報導。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通識教室

通識議題的軀殼與靈魂

今屆文憑試通識科考卷正式出爐，不幸地坊間把焦點放在題目的政治議題上，而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問題。考試是學習的一部分，而通識教育本應是訓練學生批判思考的科目。如何認識及思考社會議題應是我們通識老師和學生更關心的本質性問題。從文憑試過去四份通識考卷（包括兩份練習卷及兩份正式試卷）可見，作答通識科的題目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的理解：對該議題以及對議題背後原則的理解。

對個別議題的理解可以透過多閱報、多接觸媒體的時事節目與資訊，以及多留意身邊的人和事等等，一點一滴地建立。報章與電視媒體以及新聞報道已不時討論不同的社會議題。學生多留意，自然在作答題目時有較多具體例子可以運用，使答案更具實感從而取得較高分數。

然而即使熟悉题目的背景資料以及題型的處理，其實也只是軀殼一個。議題背後的原則才是靈魂所在，而這一點不是靠死記硬背或貼題可以做到的。在卷二這一點尤其重要。

人性化的問題

例如卷二第一題問及經濟誘因能否有效減廢。如果考生只背誦一大堆固體廢物處理方法然後搬字過紙，很可能得不到及格的分數。因為题目的本質其實並不是減廢，而是一個很人性化的問題：有錢是否使得鬼推磨？

對此即使課堂沒有教過減廢的議題，學生也可以針對上述的人性原則作出很合理的答案。例如我們把這個問題化為：如果學生每欠一份功課，會被學校罰款一元，你認為能有效減少欠交功課的情況嗎？

如何作答便很容易理解了。例如經濟誘因當然能吸引同學跟從，但富有的同學就不用交功課、同學可能抄功課敷衍了事、同學始終要理解做功課的意義是讓他們學習等等。因此同樣地，富有人家不需減廢、市民不明白計劃背後的精神可能會鑽空子把垃圾拋到街上的垃圾桶來避免徵費，因此政府更重要的是以教育的方法讓市民明白計劃的意義，減廢才能持久。

至此答卷其實已有穩固的基礎，再輔以才加上經濟誘因具體推行方法的例子。換句話說，原則比個別社會議題的資料更為重要。而由於這些原則如上例所見，大多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類似的對比例子。學生養成對身邊一事一物都有一份好奇心並作出思考的習慣，他們自然能內省並歸納出很多不同的原則。這是任何課堂資料與補習筆記都做不到的。這也是為什麼通識科可超越一個公開考試科目的框框，而是建立學生做人處世原則的重要訓練。我們通識科老師工作沉重，但卻是任重道遠。各位同工共勉之！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副主席 賴得鐘

徵稿細則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略致薄酬，詳情如下：
 · 第二版「事事關心」乃一時事平台，歡迎師生發表意見；800字為限
 · 「茶水站」歡迎師生暢談通識與生活、通識教學、教育者的經歷感受；700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包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何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ed@takungpao.com.hk

編採速記

讀新聞評時事 報紙優勢仍在

一項針對1977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電視新聞最為受訪者受落。這反映在六成（60.3%）同學較常收看電視台的新聞報道，當不同媒體對同一事件的觀點有別時，近六成（56.2%）傾向相信電視新聞。

這個調查折射新聞媒體在學生心目中的位置。對於現時新聞媒體的報道手法，認為「如實報道」的受訪者佔一成四，認為「態度中肯」的為一成半，合計佔四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一成八覺得「誇張失實」，兩成四更指「嘩眾取寵」，合計為四成二。餘下三成則稱「沒有意見」。

本地新聞較受關注

該調查發現，近九成受訪者對時事新聞感興趣，但每星期肯花上一至三小時看新聞的大約一半，花五小時的少於一成，三成受訪者看新聞的時間少於一小時。按興趣排列，受訪中學生較關注本地新聞，國際新聞約佔兩成，兩岸新聞和社會評論的受關注度都不足一成。最值得關注的是，只得兩成受訪者認為，多看時事新聞有助提高通識科文憑試成績。

直至今日，本港公開試仍以紙筆考核為主，試題和取材主要來自平面媒體（報章雜誌），自然離不開報章新聞時事，上屆通識文憑試的器官買賣、立法會政黨立場，都來自報章消息，再者報章內容通常較電子媒體詳盡豐富，很難想像不讀報或不看有關資料，就可以自如地分析評論。這是當前的現實，最可驗證的會是參加第二屆文憑試的七萬考生。大家可能會說，許多消息可是先出自互聯網甚至電子媒體，但形諸諸筆文字兼較能實質保留又可隨時閱讀的，目前還是報章。一句話，停電的時候，能看電視或上網嗎？

不過，調查也發現，受訪中學生相信報章新聞報道內容的佔四分之一，僅及電視一半左右。這確實值得反思，一則關於大學生組織紛紛向深水埗善心飯店索取贊助的消息堪為例證，網上即時新聞和收費電視動員人馬現場直擊引起哄動，有免費報紙和收費報紙甚至以頭版頭條大幅報道，似乎這批學生犯了彌天大罪並須接受公審。筆者只想問，在這宗新聞的取態上，是不是有收費電視嘩眾取寵？是不是有免費報章藉此吸引眼球？其是非曲直，又是一個通識議題。

呂少群

走出校園

文讀從嚴 白讀從寬

在一次談話中，無意中發現朋友非常注重「正音」。當時的情況大概是這樣的：

我：「我上星期索（讀sok3）取……」
 他：「你讀錯了，應該索（讀saak3）！」
 我：「那繩索（sok3）呢？」
 他：「讀saak3！」

回到家後，左思右想，我應該沒有弄錯讀音。記得屈原《離騷》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方上下而求索。」我當時也讀作sok3。因為前面的韻，如「團」、「暮」、「迫」（古讀曰博，又可讀為逼迫之迫。），我想，那麼saak3、sok3都可通，為求順口，便讀為sok3了。後來讀庾信的《哀江南賦》時，更堅定吾志。因為其中兩段也出現「索」（繩索），即「馭奔駒以朽索」、「惟枯魚之銜索」，而讀如「樂」、「學」……等，都相類於sok3，而不同於saak3。接着，我求之於王力的《詩詞格律》，索為入聲的「十藥」之部，與「樂」同韻。我又查一查網上的「中大審音配詞字庫」，發覺索可讀為saak3（索取）、sok3（繩索）及suk3。那麼，讀為sok3也未嘗不可。

上古音與今音不同

早幾年「正音運動」可謂布於香港。中學的老師都恪守「正音正字」的格言，時不時糾正我們的錯音。我當時固然未知音韻，也不懂文學，因此不敢忤逆老師之言，但覺把「查」（姓）讀成「渣」、「任」讀為「淫」，未免過於奇怪。而且，為什麼非要把「我」讀成鼻音之「我」呢？或者說，為什麼我們須奉「正音」為圭臬呢？只要別人明白，那麼讀得再準確也沒有問題吧？

直至半年前，因老師之教導，我始知昔我之過。是時，我前往恩師之家，他背誦《詩經》，周南·關雎給我聽。我心過：大概不能押韻吧，服、側二字不合韻。然而，他細心解道：「服」當讀「迫」、「側」讀為「即」。又說：因為時代關係，大抵上古之音與今音不同。現在讀上來當然不合韻。因此，作為文讀，想有抑揚頓挫之功，明白上古音韻還是必要的。而平常交流呢，便不必太拘於此道，畢竟沒什麼人喜歡被稱作「淫」先生吧。

現在回想起來，老師之言，於「正音」問題確正中鵠的。文讀從嚴，白讀從寬，何況有些字（如索）還有爭議呢！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副學士生 黎國輝